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一號

(陰曆五月十七日)

南京醫西學報

第三期

（類紙報聞新作認號掛准特政郵國民華中）

本報徵文啓

本報爲研究醫理。集思廣益起見。海內明賢。如其不吝教誨。凡鴻篇鉅作。確有心得。及能發明新理。並一切著作。或醫案。或前人遺集。或經驗良方。均乞寄交南京城內絨莊本報事務所。以便按期選登。藉以揚名譽。貺後學。拯民生之疾苦。增本報之價值。且以爲醫界前途光。不勝懽迎翹跂之至。惟不饋酬資。郵力自理。不登者原稿恕不檢還。

敬告藥業啓

敬啓者。東西各藥。輸入日盛。藥房林立。中藥受無形之擠排。近復有取銷中藥之議。藥業前途。將日陷於危險地步。自今以往。藥界與醫界。宜聯合一氣。研究改良。期達於優勝之目的。若仍蹈常習故。醫界與藥業。兩不相謀。將來中藥實行取銷。諸君其何以爲計乎。不爲一己之營業計。獨不爲同胞之生命計乎。惟望素具熱心者。警告同業。早定方針。幸勿河漢斯言。懷疑觀望。敝會有厚望焉。

交際員濮鳳笙啓事

本會重行組織。力圖改良。月刊報章。實地研究。並承外埠同志惠寄文稿。輔助其間。擴充知識。已於五月一號發行第一期。醫報銷數計達千份。足徵維持醫道。實多熱心毅力之人。至閱報諸君。本城概由本會事務所交涉。外埠定報及願代任分派者。請函寄南京白酒坊濮鳳笙醫局接洽。如惠

寄文稿請儘陰曆每月底以前寄到過期歸下月付刊但本報限於篇幅來稿佳作甚多每易割愛不登者原稿恕不寄還此佈

本報目錄

- 文論 醫學與社會之關係 醫學宜中西並究論 論西藥之流弊 司天說 論氣化
- 學說 焚燒蒼朮白芷之研究 眼科摘要 中西醫學語 小腸壞熱病補議
- 醫案 十則
- 雜錄 袁簡齋先生與薛壽魚書 許星垣先生醫字解 雜文三首 七絕四首 治癩狗咬傷效方
- 通信 致杭州醫士李雲年君書
- 專件 贊成員姓字錄 臨時會員一覽表
- 時聞 二則

文論

醫學與社會之關係

合肥周世釗 稿

蓋聞天地間之足以亡國者終必亡種。天地間之足以亡種者必先亡醫。無以醫人何以醫國。今之謀富強之策者第知以兵戰以商戰而不知實以種類戰。種能戰勝然後有兵有商有學如歐美各文明國是也。種類不能勝雖有兵有商有學亦與無兵無商無學等如斐澳洲各土人是也。然則人種強而後社會始能爭存於世。死故種類者社會之原質。社會者種類之合體。而為中樞關鍵者則醫學是也。何則。種類之強強於衛生。衛生之精精於醫學。有醫學則種強。種強則社會文明。無醫學則種類弱。種弱則社會腐敗。文明則社會繁盛。腐敗則社會凋喪。而動為人弱。弱人者國強。為人弱者國亡。此天演之公例也。

吾中國四千餘年之社會皆守箇人主義。而無社會思想。無社會故無醫學。何則。世界社會發達之國必醫學發達之國。如泰西各學堂首重衛生以衛生徒。軍中有紅十字會以衛兵士。各埠有保險公司以衛居民。有檢疫院以衛商旅。國家有公立醫院。教會有慈善醫院。及一切啞盲院以衛窮民。故其國無棄民。而工業日見發達。由是觀之。泰西人民體質雄偉。實業殷阜。卓絕環球。擅社會之榮譽者莫不由醫學發達之故。雖然。醫學之有益於社會。既已詳言。無醫學之足沮社會進化。而馴至

名論

亡國者試更述之。

吾嘗觀西史。如東洋生得維司羣島。百年前尚存人口三十餘萬。今則僅存數萬。又如日本北海道土人。斐澳兩洲土人。其滅數亦相等。豈盡弱種爲強種所凌殺乎。非也。大抵文明程度既卑。無防衛身體之學。日卽於滅亡。吾更以亞東諸國證之。近年來印度。希利耶。加克利。皆以不知醫學。病死之數。印度則十餘年間。已達一百七十餘萬。希加兩地。僅存人口一二千而已。

嗚呼可畏哉。得醫則生。失醫則死。就其小者言之。死生關於箇人之利害。似無與於社會。就其大者言之。則至亡國亡種不止。關於社會已也。吾國人民之數。較各國皆多。外人向羨爲生齒最繁之國。然亦向稱爲老大病夫之國。全國皆爲老大病夫。雖有四萬萬之衆。亦奚以爲有慮。吾國將來有人滿之患。吾則恐將來有人少之患。何則。無醫學以發明衛生之法。則病夫永爲病夫。無醫學發明強種之法。則病夫生病夫矣。生殖愈繁。種類愈弱。弱必病。病必死。而社會何由繁盛。此由原理推論之也。若以現象觀之。如歷年之爛喉痧。前年之霍亂。東南諸省。死者數十萬。亦奇慘也。四萬萬衆。生齒之繁。豈可恃乎。或曰。此天行之疫。雖良醫未能措手。吾曰不然。夫疫必由一種疫蟲而發。疫蟲則由不潔而生。吾國人民。於衣食居處。不甚考求。故易受疫蟲之患。一人受疫。而他人不知避救之法。以致互相傳染。疫乃大作。各國之於疫症。謂由中國傳染。語雖不經。總由不講衛生。故貽人以口實。

經日本吉醫士法國雅醫士等考察。於未患疫症之前。卽藥死空際疫蟲。既患後卽排出肉核之蟲。而疫遂平。會查各國每年疫死人數比較表。中國百人中約九十三。印疫百人中約八十人。日本百人中約五十人。歐洲百人中僅十八人。生死之繫於醫學者。其驗若此。雖然。非常大疫。或非常有吾獨不解。吾國上流社會之人。大都癯瘠疲軟。平時病者之多。甲於各國。則又何也。雖由酒色過度。實由不明醫理。不重衛生。無天然涵養之方。以運動其腦血。徒恃滋補藥石。以保其軀。如是豈能精神活潑。身體強壯哉。故神經質。膽液質之人不多見。而粘液質之人則充塞全國。夫以粘液質之人。種日居污穢不潔之地。日啗細菌混雜之物。其不爲印度希加之續不止。故吾不得不將吾國醫學不發達有害於社會之弊。更申言之。

吾國醫學不發達。其原因有三。(一)由於國家無公共衛生之事。(二)由於吾國國家無防護之法。(三)由於吾國醫生。囿於陳言。無發明新理之學識。有此三端。故無病者必病。有病必劇。劇者必死。不必死於列強槍林彈雨之中。亦不必死於頻年災饑。卽此國之自弱其民。與民自戕其命者。不知何所底止。吾慮將來有人少之患者。在此。欲彌是患。必自求醫學。始且醫學。不特與全國生死攸關。卽各社會之受影響者。亦鉅。

昔湖北某村。向來頑固已極。專恃迷信。奉敬神道。十年前天花盛行。傳染至於四境。致全村無一幼

孩不知挽救之法。輒曰此爲痘神發怒。以致如此。急宜禱祝焚香。如此迷性。思之可憐。而且可恨。後由地方熱心公益之醫學方家。設立牛痘局。中西之法並用。勒令有子一歲者。卽行送局種痘。違者重罰其父母。至今人口增至兩倍。每逢春際。各村襁負求種者以千百計。商家旅店日增。遂成大埠。由是觀之。非惟醫學發明之地。其保全生命甚衆。且善政未舉行者。由此舉行。風氣未開通者。由此開通。操業不精者。由此精進。商業不暢者。由此起色。地方冷落者。由此繁盛。其有益於社會爲何如。倘使全國如是。其益又何如也。

然而吾國之現象。外人稱之曰病國病民。如此豈易驟與語此。夫病在肌膚易治。病在神經者則難治。以全國孱弱之軀。而又乘懶惰游移之性質。萎靡不振之志氣。所謂病在神經也。法蘭西專門神經病醫士富羅禮之言曰。意思薄弱者神經必遲鈍。消化力必微弱。消化力既弱。則知覺運動無不微弱。此正鑄成吾國之現象。而東方病夫之國所由來也。於此而欲望其文明發達。可不加之意乎。今民國成立。首在改良社會。改良社會。必先療治神經。欲療治神經。必先發明學術上之醫學。吾國格物之學。向所失傳。及醫學一端。亦欠研究。通醫學必先通各科學。通心理學而後知調攝身心。通物理而後知飲食衛生。通化學而後知配合藥劑。通光電之學而後知察微生蟲。及一切病症療治之法。故西醫未有不通各種科學。而能療治諸多難症。得噪名於世界者。

夫各國社會發達。必在醫學發達之後。吾國醫學發達。必在學術發達之後。何則。學術發達。而後普及之醫學。皆由學術上考驗而來。如是則肌膚之病可醫。神經之病亦可治。國民乃能強健。乃有才智。易粘液質而爲神經質。非學術昌明。醫學發達。曷能如是。故學術能改良。而後醫學能改良。醫學改良。而後人種能改良。人種改良。而後社會卽能發達。此千古不易之理也。吾當日夜馨香祝禱之矣。

醫學宜中西並究論

彭縣王壽芝 函達來稿

中國醫學之不振。始患人自爲師。孤陋寡聞。繼患團體不堅。忽聚忽散。雖海上前有周君雪樵提倡。而數年中中醫終未見得一新法。究一新理。發明一新藥。以補前人難療之沈疴。豈真中醫不逮西醫乎。自光復後。各會盡興。只醫會闕寂無聞。今幸蒼萃同志。合羣研究中西醫理。但研究之方針。不能抑中以揚西。亦不能棄西而主中。非參觀互證。而病狀之說理不明。藥療之驗否不知。如一病焉。西醫往往用其粗率手段。單獨藥味。而不及我古聖細微曲折。寒熱互施。攻補並進。繁雜病患。投之霍然。業醫者領悟寸心。比較焉。自見優劣。而中醫所短之處。則泥於五行。徒執其生尅之說。說藥味則近模糊。論療治則多影響。求如西醫樸實說理。病情如何傳染。病因從何而生。必究其確實之的。據者。似稍有間。爲中醫者。誠能證以西醫之學術。以補吾國醫學之缺點。不畸。輕畸。重合中西。而棄

瑕。瑜。則吾黃帝蘭臺之學。將見昌明五大洲間。國粹我不必保。而人自與吾共保之。真理不磨。歷千禩而如新。或即權輿於此歟。

論西藥之流弊

芮樸庵 啟之

吾國競用洋貨。已歷數十年。此不過利權外溢。尙不致有生命之害。獨不解西藥之入中國。始而代售。繼而專門。終而藥房林立。流弊不可勝言。而亦甘之如飴也。無論西藥之未必有效。即或一二對症。究屬已成之藥。一如我國之丸散膏丹。服食者有效有無。蓋病變萬殊。不能以一定之藥治也。乃世之病者。不論病情若何。專喜購服西藥。每易變生他病。如治瘧之金雞納。過服則吐紅下血。治痰之紅血輪。服之者痰雖少而飲食不思。亦其原因。他如補丸。仁丹。補腦汁。自來血。名目繁多。筆難罄述。論功效吾於其仿單見之。試問藥料之原質。及炮製之方法。人不得而知也。以不得而知之藥。治變幻不窮之病。其效也。幸也。其不效也。則流弊日滋矣。夫中國方藥之書。汗牛充棟。使按病服藥。能人人皆效乎。中藥不能人人皆效。西藥能人人皆效乎。且今古異宜。南北異效。中西風土各異。何可強乎。即使西藥果良。亦祇宜於西人。而不甚宜於華人。乃遽以報章之所載。證書之可憑。人言之可信。遂服之而不疑。恐慎重生命者。當計不出此。況人之患病。有虛有實。有熱有寒。有陰有陽。有表有裏。其致病之由。斷非一致。是賴醫之者。望聞問切。細心體察。斟酌定方。以何藥為主。以何藥為佐。

昨日說

輕重緩急之間。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異日復診。視病勢之出入。定藥物之增減。審慎周詳。無成見之拘泥。無一定之套方。始為治病之良軌。予自經驗以來。無他異術。亦視人之強弱。症之淺深。為一定之宗旨。如北方土厚氣勁。牛羊駝馬之味。勝於淮魚海錯。病實者十九。東南土薄水輕。氣體弱則寒暑易入。故病虛者多。嘗悉心參酌。冀免實實虛虛之誚。是南北異宜。方治且不可強同。况中西服食起居。一切迥異。顧可率爾嘗試乎。即謂西藥功效如神。予究不知其底蘊焉。

司天說

金山梅舒寫 詠仙來稿

先哲論病。以司天為標準。其範圍甚廣。包舉六合而。東西醫士。斥為放誕不經之語。穿鑿附會之談。致我華醫不肯殫力於是。不可惜耶。攷司天之說。由來尙矣。如物之模型。宅之基礎。模型不備。物何以成。基礎不立。宅何以建。方圓曲直。憑其支配。而外感之風寒暑濕燥火。內傷之七情六慾。悉以此咳之。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莫不綱舉目張。闡發其義。素問立言於前。王叔研究於後。繼繼繩繩。歷千百年而不變。其運若何。其化若何。其變若何。其病若何。有勝復之紀。有主客氣之加臨。有五運之齊化兼化。六氣之正化對化。而歲會天符。南政北政。理尤繁曠。其實不外乎亢害承制之義。故司天之說。縱高遠難窺。我華醫亦當孜孜研究。萬不可廢棄。而為同人所詬病也。即以壬子歲證之。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是歲也。熱化二。風化八。清化四。

春主多痘癘。秋主多疫癘。春病已經應驗。惟秋尙未至。故疫癘未見發生。然攷之經文。初之氣燥。將去陽氣鬱。中外瘡瘍。二之氣陽氣布鬱於上而熱。三之氣天政布大火行。寒熱更作。四之氣溽暑至。民病寒熱。五之氣臨火暑至。陽乃化。其病溫終之氣燥令行。餘火內隔。以客氣間氣推之。知其必當如是也。加以上年民軍起義。倡之於湖北。繼之於江寧。血肉紛飛。死亡枕藉。濁氣蘊蓄於土中。毒質充盈於水面。大江南北。居民不堪其苦。春時毒氣尙輕。故發為痘癘。而無甚危險。若節交夏秋。則酷烈之暑。薰蒸惡毒。傾盆大雨。衝刷宿屍。飲料由此不清。空氣由此不潔。萬一不慎。災禍立見。歲氣既已若彼。致疫之原因又復如此。防疫之法。是固不可不講矣。計惟靜對明窗。焚香辟疫。三餐不可過飽。起臥宜有定時。盛水之器。多置貫衆雄精等殺蟲解毒之品。並注意於衛生家之預防法。則疫癘庶免傳染。闔境可保無虞。若謂司天之說。不足憑信。請俟壬子夏秋之交。當知其原素矣。

論氣化

郭廷熙演康

吾昔游於造幣之廠。見夫機器繁立。或主鑄化。或主衝餅。或主印花。以一總軸統之。而功用各別。未始不嘆其工且巧也。試拆而視之。若者為輪。若者為軸。若者為蒸水之爐。若者為通汽之管。各有其本體之妙。泊配置如法。重行安設。而機不復動。何也。無以運行之也。迨夫火騰水沸。蒸汽蓬勃。不判那間。全體之鼓動如舊。吾因是而悟。生理學之究竟矣。人身一機器也。腔內各臟腑。一輪軸爐管也。

其部位及功用。凡剖解家生理學家類能言之。顧機器不能運行。賴人以水火運行之。人身則不然。為消化器。為呼吸器。為排洩器。用各不同。以一腔壳總之。又不由人力加以運行之水火。而生機何以常不息歟。西人曰。是腦筋主之也。夫諸臟雖主於腦。腦亦形臟。猶機器之總軸而已。必有主乎腦者。而腦之功用始著。不觀夫地球乎。得大氣以包舉之。乃能麗於空虛。而化生萬物。是惟無形能統攝。有形亦惟無形能化生。有形無形者。何氣化是已。氣化者。何精氣神之搏結是已。經曰。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氣生形。化生精。精以養神。三者超乎百體之先。妙運於無形。人賴是以生。臟腑各程其能。而腦筋之功用愈神。是臟腑即人身之機器。腦筋即機器之總軸。精氣神則運行機器之水火也。西醫重解剖。譬將機器拆而視之。於時水火先已息矣。即以鏡窺臟腑及血輪之功用。亦猶驗機器者。觀其運行之遲速。而忘其為水火之功。且血輪之流行。雖腦經主之。而腦未嘗不賴血以滋養。均為形臟。則亦平等而已。否則較為高貴足矣。要皆歸於無形者之統攝。有斷斷然者。故夫火者自無而之有也。水者合淡養二氣而成者也。化學家能以法分之。精氣神不可得而見也。皆無形也。化生精。精生氣。氣生形。則無形而有形矣。無形能化生。有形自統攝於無形。是之謂氣化。而其中實有哲理存焉。西人於各科醫學。頗饒進步。獨於無形之氣化。略而不講。顧猶以空虛相譏。讓烏庫生理學中。獨無哲理乎。盡於生化之原加之意乎。

學說

焚燒蒼朮白芷之研究

金山何恬葦來稿

舊俗於端午日。除例置蒲酒艾虎外。並購蒼朮白芷焚燒室內。謂可辟疫驅邪。殺滅蛇蟲。無間貧富。歲必舉行。日本德川幕府時代。每當初夏。此風亦盛行。其意殆與西醫之免疫法相仿。雖然。蛇蟲疾病之來。寧有定時。吾人於平日之衛生清潔各法。漫不講求。而欲於平安無事之一日。爲此迂遠之預防。不亦愚哉。

平心論之。入夏以後。天氣酷熱。蟲類繁生。病毒流布。霍亂瘧痢諸傳染症。恆易盛行。故預防之道。應以首夏爲始。深秋爲終。庶或近是。不然。告朔餼羊。其不爲天演之淘汰也幾希矣。

焚燒藥品。爲蕩滌空氣之一法。與西醫之蒸氣消毒藥品消毒。其義略同。蓋空氣初本純潔。自動植礦發生之氣。與人工造出之氣。混和於空中。而空氣始不潔。空氣不潔。則影響於接觸物者。其害甚大。如嵐瘴之氣。病房臥室之氣。動植物腐敗之氣。廢井廢坑之氣。煤炭之氣。花木之氣。均足以敗壞生理。而發生當然之疾病。惟藥品之氣。能稍稍補救之。綠藥品之氣。之影響於接觸物者。其效亦偉。如熾蒸氣。呀囉仿謨之氣。安母尼亞之氣。砒素之氣。皆能左右生命者也。次如硫黃之氣。能令紅花變白。蛋殼之氣。能使漆色改觀。並皆有殺蟲之力。醋炭之氣。能療產後血暈。牙皂細辛之氣。能取嚏。

樟腦之氣。能驅蟲。以此例彼。則焚燒朮芷之氣。能辟除空氣之穢惡。容亦有效。

本草註蒼朮燥溼升陽。爲除邪氣之上品。又曰辟一切嵐瘴邪惡鬼氣。陰溼之處。焚之更佳。白芷芳香辛燥。祛風氣。除穢溼。能解砒毒蛇傷。通竅辟惡。夫所謂邪惡鬼氣者。非真有邪惡鬼氣之一物。實即空氣中劇烈之病毒也。陰溼穢溼者。即陽光不到之處。水分太濃。微生物之出產地也。朮芷具此特性。且價廉易得。自不防預爲購置。設遇時疫流行之際。藉此以消弭病毒。詎不美善。並可攪入大黃降香雄黃砒石等品。定以制限。將室內門戶緊閉。煨燒若干時。俟煙消燄滅後。方入內居住。則費省事簡。未始不可於消毒法上。別創一格。願醫藥界共研究之。

眼科撮要

管祖嗣 續編 六世眼科江寧府志

世俗嘗謂眼不醫不瞎。愚者信之。受其害者比比矣。愚謂自華佗立眼科專名。有是病即有是藥。庸有用藥不當而致害者。未有不藥而愈者也。况目爲至高之竅。火性炎上。最易從竅而出。故論其常則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語其病則內火太盛。外風乘之。血脈逆行。邪害空竅。而五臟六腑之盈虛。亦上現於目。於是世俗又有販賣點藥。不問其受病之所在。一以施之。甚至鉤割針烙。虛實不審。部位不分。藉口於古有其法。盲醫瞎治。妄加痛楚。如是誤人。真有如世所謂眼不醫不瞎者。是乃吾黨之賊也。夫先伐其標而後治其本。何如先濬其源而自止其流也。古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

抽薪（點藥非不可用須視病為之若不宜點而誤點反激其火耗散氣血徒損無益）淳于髡曰有諸內必形諸外故古有五輪八廓之說輪廓者即呈諸外臟有所病必現於輪廓有所病則徵諸廓病有淺深輕重血氣虛實衰旺邪正自病傳病以及經絡生剋逆順之不同治亦有寒暖補瀉以及陰陽子母相生相化更互迭用之各異即如內障之治當滋膽補腎外障補血開鬱乃大概耳今略就其中析分之如羞明無眵乾澀者血虛也畏日而眉稜酸脹者伏風也胞紅腫者留熱兼風也白者脾氣兩虛也紅筋翳障尤當審定內眥外眥自上自下凡銳眥紅者少陽症當譏和解治之內眥紅筋翳膜少陰症當從實火治之自上翳膜太陰症當表散治之自下而上者陽明症當涼之瀉之是皆外障之類也內障者瞳人縮小散大視一或二或如雲霧如蠅翅如螢如星如電散大者宜瀉腎湯因暴怒者兼調氣縮小者宜抑陽丸視一為二如雲霧如蠅翅螢星擊電之形者乃水不含木支府之熱也或是少陽熱邪膽汁不充也又如昏花飛花乾澀或有淚無淚察其冷熱之異冷者肺腎虛也熱者肝虛兼風也然則同一肝腎而默持滋補之說不審其中之曲折者毋乃慎乎要而論之目之害者起於微睛之損者由於漸外障珠不損尚可無憂內障瞳雖存其實足畏勿以障薄而喜翳厚而憂與其薄而沈澀不若厚而浮嫩詳經絡之合病併病別輪廓之或剋或生漏無正形風無定體辨形勢之進退審王霸之異宜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臨症辨察而非可刻舟以求劍膠柱而鼓瑟者矣。

中西醫學說

徐慶榮 近仁

夫醫者五行列於洪範為調燮陰陽之資十全重於周官實康濟斯民之助故自軒岐以逮仲景醫法詳明與政治聲教相輔佐晉唐以後漸失真傳宋元以來尤多紕繆近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通於中土注重醫學每詆中醫為非豈知中國醫學年久沿訛若攷秦漢三代所傳內難仲景之書極為精確迥非西醫所及蓋西醫初出機器精良全憑剖割羣焉趨之以為新異不知古聖久經剖視定出臟腑諸名目皎然朗著安得謂古人未親見臟腑耶靈樞經云五臟六腑可剖而視也據此經文古人久經實驗矣且西人剖割知層疊而不知經脈詳形迹而略於氣化得粗遺精若與古聖較之則西洋遠遜中夏也中國論醫以陰陽氣化為主天地有此陰陽化生五運六氣人身秉此陰陽主生五臟六腑鼻息呼吸得天之陽以養氣飲食五味得地之陰以養血人與天地相通故人乃一小天地也西洋化學言人吸空中養氣而活所謂養氣即天陽也至於飲食五味不知是地之陰質雖有博物一篇不能將陰陽二字分晰究未得其主宰人身臟腑西醫剖割視驗前面背面左右內外層折頗詳又未將各層分出陰陽則只知其形而不知其氣以所剖割只能驗死者之形安能見生人之氣化哉中醫論十二經十五絡奇經各穴西醫所不能知胃五竅及三焦西醫皆無其圖中醫

論五行分六氣辨五色察五音聽五聲知五味無形之理想意旨精微西人無從攷驗卽有形之五體五竅西人雖有實驗然亦不過論其形質而生化之源究不知也五體者筋骨皮毛血脈肌肉也內經以筋屬肝是從肝屬發出膜網然後生筋西人剖視見血膜包裹瘦肉而兩頭卽筋也此但言筋之體未言筋之根也不知筋之源頭則筋病何以施治又謂腎主骨腎秉寒水之氣主蟄藏受五臟之精而藏之化髓生骨小兒髓不足故頭骨不合老人腎虛故骨痿也西醫將人骨骼長短大小圓銳曲折照印入書見骨中有髓卽謂髓生骨然不知髓與髓皆腎所生也皮毛屬肺言肺多孔竅以行氣而皮毛盡是孔竅所以行肺氣使出於皮毛以衛外也西醫剝皮觀只知人何處皮厚何處皮薄然不知皮者肺之所司言毛孔能傳人之熱外出而不知是太陽衛外之陽也血脈屬心言心生血乃乘火氣之化故血色赤脈者血之道路也西醫言心脈跳動不休週身之脈皆應之而動醫林改錯謂脈是氣管非也觀仲景復脈湯全補心血可知之矣肌肉屬脾肌是肥肉肉是瘦肉脾之氣足則油多而生肥肉脾之血足則赤脈蓬外而生瘦肉蓋土是天地之肉脾屬土故應之而生肌肉也西醫但言脾中之血壅熱氣以薰化水穀另有甜肉以化穀未言肌肉所生之源也五竅者耳目口舌鼻也經謂耳爲腎竅蓋腎主髓髓耳通於腦路甚直捷所以腎開竅於耳也西人稱耳深處之穴曰耳鼓箱有薄翳蓋之氣搏則動下有細物如干傳其動於穴底耳竅接細路如琴瑟之有

絃稀密拉放以外音傳於腦則耳亦琴也巧妙之至西人此說精矣究不知耳是腎竅不知司聽者是何物也蓋髓爲精神所會而竅通於耳故能辨聲音聲氣二者皆空虛無形然聲速於氣氣已至則可呼吸而入口聲已至不能招待而得西學言空氣充滿天地凡聲音者是擊動空氣而成也據此則耳之辨音亦以耳竅內之氣爲外空氣擊動故聲傳入耳腎者生氣之源而髓則腎精所化髓中之氣尤至靈氣也故外空氣傳聲動之則應又聽有明暗遠近之分則又視乎髓中之氣有優劣也西學尙未談及此目爲肝竅肝脈交巔入腦由腦而通於目故謂肝開竅於目也肝藏魂晝則魂遊於目而爲視夜寐則目閉魂返乎肝西醫剖割眼珠極贊重疊細絡之妙受光照察之神然試問醒開寐閉黑子瞳人之所由生則不知也又使無神水而欲其受外光能乎惟心火腎水交會於腦合肝脈注目中故併肝腎二臟之精開竅於目西醫雖精不知源流剖割亦何益哉口爲脾竅口通五臟然主於納穀先通於胃而胃實脾之腑故脾開竅於口也凡百體皆有屬者有兼屬者西醫圖口通腦通心肺通胃而不通脾不知胃乃脾之腑不通脾而反屬脾竅則其歸屬有真主宰矣舌爲心竅心之脈管從肺氣以上於舌而辨五味故心開竅於舌也鼻爲肺竅氣管總統於肺上通於鼻以主呼吸故肺開竅於鼻也此二竅西醫所論大略相同至於中醫所論寒極生熱熱極生寒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大虛若實大實若虛辨證非不詳也西人有聽病筒寒熱表燭物鏡通經鍼又有

蠟人之模範。紙人之標本。技藝非不精也。然觀古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說。是又在棄精會神。以心得為妙。古書具在。方法萬千。所謂讀岐黃之書。不必拘岐黃之法。宗岐黃之意。不必泥岐黃之方。泥古非法。泥法非古。惟合中西參攷於其間。見病辨證。見證立法。病審證確。於斯為善。

按上期報載郭演康君中西異同之說業已條分縷析此更貫串連珠合觀之尤為詳備

小腸壞熱病補議

郭廷熙 撰

僕於第二期報內。已將溫熱病之中西治療法。約略言之矣。顧西醫雖名為溫熱病。其實係將傷寒症混合施治。統名曰炎症。統名曰小腸壞熱病。僕嘗會通中西學術。得其所異。並得其所同。中法之治傷寒。原本六經。與溫熱病異。其始邪在太陽。可一汗而解。治之得法。本無傳經傳腑之患。其傳經也。一二月仍可汗解。否則有小柴胡和解法。其傳腑也。本經有抵當法。有桃仁承氣法。陽明腑有白虎及大小承氣法。涉及少陽則有大柴胡法。若三陽失治。陷入三陰。其變症有與西說不謀而同者。傷寒論曰。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厥陰篇曰。傷寒發熱。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其後必便膿血。夫便膿血。則腸腐可知。傷寒之果有小腸壞熱病。是中西學說所同也。但中法必失汗。失下。熱邪深入。蘊結始有此變。故百傷寒。不易有一腸腐。證西法不從汗解。因其熱度太高。或用冰壓之。或用冷浴及冷水布漬法。或用安知必林等退熱藥。表邪既不汗解。遇冷必致內傷。

形辨以哲

此病之起多由中法失下。所以不從汗解。病愈危於傷寒也。

愈伏愈深。熱必糾結於曲折迴旋之處。而不得出。勢不潰爛不止。病而劇而死。及死而剖解之。見其小腸之壞也。遂信傷寒之實為小腸壞熱病。後遇是症。愈益不思變計。曠東西醫學。進步敏捷。吾愛之慕之。乃因事後之實驗。遂印定其診斷法。治療法可乎。僕竊忠告一言。願操慈善之業者。虛心採納於本病之經過期內。首用汗劑。勿俾外邪傳裏。釀成腐潰之。厥反謂病之原因。本應如是也。為患傷寒者。一生路。庶腸壅扶斯症。可不復見於世。

醫案

疫痢治驗

朱鴻年 子

辛亥秋間。治一痢證。其人年近四旬。腹痛後重。痢見雜色。晝夜百數十遍。脈象沈濡。不能應指。苔見粉膩。時值淫雨之際。暑濕益加。蘊釀傷及營衛。宗喻氏用朱活人人參敗毒散。參以芍藥甘草湯。法治論證參脈。以及時序。此非平常痢症。乃係疫痢也。故用此法大效。良由暑濕久蘊於腸胃之間。內含陰毒故也。備用痢門套方治之。妙克有效。

腫症治驗

朱鴻年

有陳姓者。年近五旬。體本豐滿。嗜好極多。忽患渾身發腫。囊大如斗。動輒喘促。臥則難移。腰腫如繫五千錢。脈象沈細如絲。面色皸白。顯是脾腎雙虧。命火久衰。不能生土。遂致濕水泛溢。水溢高原而

爲腫也。仿真武湯法。三劑以後。腹內如雷鳴狀。繼用條暢機軸。參以行水法。得小溲甚多。因氣機鼓動。復得汗泄。內邪分道排泄而出。腫勢漸消。前診脈象純陰。今已轉成陽脈。故腫消未復。尙可圖治。善後宗六君合金匱腎氣調理而愈。

肝鬱治驗

徐國樑 道生

余自戊申受中西醫院之聘。承診五年。治病甚多。雖有治驗之方。輒隨手棄去。不復記憶。惟記已酉春診一旗婦富氏。年可念餘歲。面色青因。其病呃忒之聲。遠聞百武。每呃一聲。胃腕必大痛一陣。按脈左右皆弦濇。其他無痛苦。月餘來所服之方。旋覆代赭。橘皮竹茹。丁香柿蒂。左金等劑。毫無進退。當時殊難措手。因思婦人性情多怒。症必起於抑鬱。非老年久病。中虛胃敗。不治之症。可比。遂仿木鬱達之之義。借用局方逍遙散。重用柴胡。有同事某君閱是方。以爲病緣肝逆。何可再進升劑。不慮其暴厥乎。余聞之。並不置辯。翌晨其夫至。面有憂色。余詢其故。云昨日服藥後。忽吐血一盃。至今昏寐未醒。舉室驚慌。將治木矣。余細詢其病狀。血色令先去。午後至其家。病者坐床側。飯約兩小時。未聞呃聲。見其血色如漆。詢其胸次。空曠無聲。六脈弦緩。余曰。此病根已拔。愈象也。何驚慌爲。即將原方加丹皮山梔二味。進一劑。越日如常。

遺溺治驗

李繼津 潤齋

余有八齡猶子。間患遺溺。月前尤勤數。其母禁不與飲。溺輒痛扑之。余曰。病也。責何爲。舉家譁然。謂小兒來。漫尋常事。既病盍醫。余唯唯。因思此子體質不薄。溺遺如此。無非陰火見旺象。腎關閉闔不利。參仲景治少陰之喉痛用甘草湯法。即晚以甘草一錢煎湯與吞六味丸三錢。其應如響。連服十劑。月餘以來。雖恣飲過量。亦不爲患。

病不慎食治案二則

台州金惠卿來稿

不明藥性者不可爲醫。不明食物之性者亦不可爲醫。蓋市間所售之物。不載於食物本草者。不知凡幾。病家忽焉而不察。爲醫生者當逐一考究。庶臨症時有所把握。若日用常食之品。更無論矣。有金某者。患濕溫症。舌苔白滑。身體寒熱。渴不欲飲。招余診治。余以川朴佩蘭半夏鬱金黃芩杏仁桂枝通草茯苓滑石米仁等品。溼濕導滯。不料連服六七劑。病不見輕。亦不見重。余疑其必食物或有不慎。窮詰之。金曰。予於飲食極其謹慎。唯早晚腹飢時。食餚餚蓋餘耳。余聞言詫曰。誰教君服此者。金曰。我素喜食此物。想餚餚係糯米所造。當與病證無礙。故每日恣意飽啖。余曰。嘻。餚餚之性。補中助脹。比甘草尤甚。故仲景建中湯以此爲君。濕溫橫甘草不用。獨可用餚餚乎。母怪前藥之不靈也。堅囑勿食。仍照原方再服兩劑。而病霍然。

有趙君者。素知醫。凡藥性之寒熱溫平。固籌之熟矣。而於食物之性。則未嘗研究也。春間伊有三齡

之幼子患風痰症。趙君自以黃菊鈎藤天麻蠶蠶星竹茹牛蒡防風杏仁等。祛風開邪。總不見效。唯其子病發時。但以手屢指喉中。宛似喉中有物梗塞者。及細視其喉。毫無痛苦。亦無腫爛。遷延至五六日。手足癱瘓。目睛神昏。病勢增劇。趙又加牛黃丸羚羊角等。卒至昏厥而死。余與之有葭李親。因往慰唁。審其所用之藥。輕靈中膩。何至遽遭夭折。繼而探悉其子自受病至死。均以炒米泡湯。勉強代飯。推趙君之意。一若糯米既經炒鬆。則粘膩之性全消。可以代川貝。可以代苡仁。庸詎知粘膩之性。未嘗因炒鬆而減也。試以炒米少許放盃中。加水一匙。煨於火爐之內。頃刻間粘膩之性如故。且較未炒時尤甚。始信其子僅風痰輕症。藥與病對。本可望救。惜乎誤食炒米湯。以致痰吐不爽。梗塞氣道。故以手屢指喉中。而趙君之不悟也。

右錄醫案二則。皆平淡無奇。似不足以問世。實怪夫世之行醫者。僅辨藥性。便儼然自詡知醫。而於食物之性。則概置之度外。嗚呼。前功盡棄。究與庸醫殺人何異。特書此數行。藉以警世。并藉以自警云爾。

溫病治驗

楊汝霖 清年

陸軍軍官學堂金桂年君。年二十八歲。今年二月。偶患寒熱身痛。自飲馮氏藥酒數杯。致汗出不止。綿熱不退。後服西藥。燒熱愈甚。西醫某謂係溼疫之症。恐防傳染。止人勿近病所。而病者遂臥以待

斃矣。幸其友陳君熱心。乃與伊堂兄凱廷相商。延予診治。視其病。面目皆赤。遍身紅疹。人事昏沈。譫語不止。口唇俱焦。齒齦結血。色黃如醬。苔黑刺無津。痰膠帶血。診脈洪大無倫。並無積滯之氣。予曰。斯溫病也。非溼疫也。因熱灼陰傷。津液告匱。邪痰深入包絡。有內閉外脫之變。病情異常危險。有頃刻告變之虞。然不忍坐視其死。而不為之勉籌生路。會記葉香巖醫效秘傳云。齒齦結血。有陰陽之分。陽血色紫。紫如乾漆。陰血色黃。黃如醬。陽血若見。安胃為主。陰血若見。救腎為要。今齦血色黃。形如醬。速宜救腎。兼清心安胃。當用大劑壞陰。以救燎原。佐清宮滲痰。以開心竅。其方用三甲飲為君。加鮮地黃石斛犀角玄參為臣。加竹茹川貝為佐。加青蒿知母蓮心銀花露牛黃丸為使。先將牛黃丸用花露和服。後以前劑類類灌之。非多服不可。越日陳君復來。云昨服先生之方。效如桴鼓。服藥後神定安眠。約三時之久方醒。人事清白。譫語亦止。舌漸有津。請往復診。至則見病者捧杯吃茶。對予作揖。意頗感激。燒熱較平。齦血已退。苔轉灰黃有津。診脈已轉弦滑。危症向安。當用原方去犀角蓮心牛黃丸。加連翹生梔皮蘆根。次日去麥冬青蒿知母。加枳殼萸皮枇杷葉。計服三方而病全愈。向使果照溼疫論治。此病尙有生機乎。

疫利治驗

鄭宜齋 清年

余戚潘禮門君之母。年八十四。於陰曆四月二十六日。忽患頭眩肌熱有汗。自利腥臭無度。兼夾瀉

洞。肛墜努痛。脈濡數。苔粘膩。據述先因大解秘結費力。自用麻油白蜜調服兩次。遂作是症。潘君疑係高年虛滑。且適伊家遷居。恐因勞頓外感所致。予曰非也。乃溼熱夾雜溫疫。留蓄腸胃耳。當宗黃連解毒湯意。佐以養正祛濁。方用芩連柏芍梔斛沙參青蒿生草。加生大黃八分。另泡兌服。伊子駭然曰。高年體虛。恐不勝此大寒攻伐之劑。且既自利無度。可再下乎。予曰。濕熱與溫疫膠結不解。變將不測。雖曰高年。究係邪實。君不念其腥臭不堪乎。且大黃僅用八分。又泡而不煎。用其氣不用其質。別有妙理。此症予計之審矣。請放膽服之。保無害也。其家固信之。有素。遂如法撮服。服竟自利。鏡液兼見醬汁。便少許。次日復診。潘君以爲病減矣。予曰未也。再用原方撮服。因小解熱赤。加滑石二錢。是日得泄。醬膠濁甚多。諸症悉減。次日原方去大黃以清餘邪。近竟康健如常。噫。醫貴有識。尤貴有膽。倘因其高年。稍涉顧忌。則留邪爲禍。勢將不治。人必謂其天年之已盡。而孰知實養癰者貽之患耶。

鄭君此案。率有數難。病家既以虛滑勞頓爲言。與現症之頭眩肌熱有汗頗合。倘爲其所搖。易從內傷論治。不然。或理脾。或分利。卽見爲溼熱溫疫。亦有用溼門溫門各方者。以如許高年。非確有見地。敢用是方耶。其著眼之處。全在腥臭二字。故用藥能不落恆俗。至大黃泡用。蓋取其氣以散膠結之邪耳。非攻下也。閱者須知。王彬後石附識。

蟲痰治驗

黃 鉞 撰

東關頭洪姓婦。年近五十。宿患左季脇骨之盡處。有一積塊。圓長作鴨卵形。發則氣衝胃痛。嘔吐不食。積二十一年。服藥無算。熱如桂附。寒如芩連。行血如桃仁紅花。行氣如烏藥香附。攻積如三稜莪朮。終歲與藥爲緣。迄無一當。服伽楠阿片則痛愈劇。今年四月延予診治。時嘔吐大作。兼見膽汁。診脈弦濡中時有起伏。苔薄白作點。余曰此蟲症也。痰積卽蟲之巢穴也。欲止吐當治胃痛。欲止胃痛當先去積。欲去積當先殺蟲。方用竹茹枳實使君子蘇葉黃連。加烏梅丸三錢。服後覺稍安能眠。翌日倍用使君子烏梅丸加至五錢。當下溏便。夾蟲甚多。次早又服一劑。越宿病家張皇來告曰。昨服藥後吐出一物。長約五寸。寬約二寸。病人自疑肝臟已損。驚悸異常。往視之。吐物浸水盂中。爲水剝蝕。僅剩一半。予曰非肝臟也。卽予所云蟲之巢穴也。試捫病者左脇試之。其積若失。唯體弱不能食。當予調理之方。令服數劑。并囑其善自調攝。勿擾他疾。二十年宿積。以藥兩劑平之。亦快事也。

耳聾紀實

徐慶榮 近仁

閱第一期報載孫君惠臣耳聾笑談一則。余不禁有感焉。記余弱冠時。患左耳聾閉。耳內堵塞一物。終日轟轟。雖無大患。而蛙鼓蚊雷。頗受其累。令薙髮者扒之一觸。驚心。痛不可忍。藥治無效。莫可如何。幾如二豎居膏肓。攻之不克。達之不及。如是者年餘。偶遇一薙髮者甚伶俐。談及耳疾。伊笑曰。此

易事耳。請惠我以酒。立時痊愈。余甚驚訝。旋購酒菜以啖之。伊用酒滴入耳。覺耳內奇響。約二十分鐘稍靜。雍髮者酒菜已罄。緩向耳內扒出結垢一團。毫無痛苦。其患若失。追思其故。耳垢因熱而結。堅凝難拔。以酒酥透。取出甚易。古人善善從長。藜藿具有一能。何容淹沒。其人許姓。勛其名。

雜錄

袁簡齋先生與薛壽魚書 錄小倉山房文集

談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孫。必欲推而納之於必朽之處。此吾所為惛惛而悲也。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醫。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則宇宙間安得有此紛紛之周孔哉。子之大父一瓢先生。醫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祿。僕方思輯其梗概以永其人。而不意寄來墓志。無一字及醫。反託於與陳文恭公講學云云。嗚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傳矣。朽矣。夫學在躬行。不在講也。聖學莫如仁。先生能以術仁。其民使無天札。是即孔子老安少懷之學也。素位而行。學孰大於是。而何必捨之以他求。陽明助藥爛然。胡世寧笑其多一講學。文恭公亦復為之。於余心猶以為非。然而文恭相公也。子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則名高而布衣挾相公以自尊。則甚陋。今執途之人而問之曰。一瓢先生非名醫乎。雖子之仇無異詞也。又問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學乎。雖子之戚有異詞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傳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傳先人。得毋以藝成而下之說為斤斤乎。不知藝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藝。非道。貌襲之道。兩失。燕噲子之何嘗不託堯舜以鳴高。而卒為梓匠輪輿所笑。醫之為藝。尤非易言。神農始之。黃帝昌之。周公使冢宰領之。其道通於神聖。今天下醫絕矣。惟講學一流轉未絕者何也。醫之效立見。故名醫百無一人。學之講無稽。故村儒舉目皆是。子不尊先人於百無一人之上。而反賤之於舉目皆是之中。過矣。即或衰年無俚。有此附會。則亦當牽連書之。而不可盡沒其所由來。僕昔疾病。性命危篤。爾時雖十周程張朱。何益而先生獨能以一刀圭活之。僕所以心折而信以為不朽之人也。慮此外必有異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壽人者。輯而傳焉。當高出語錄陳言萬萬。而乃諱而不宣。甘捨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學中。未必增一偽席。而方伎中。轉失一真人矣。豈不悖哉。豈不惜哉。

錄許星垣先生醫字解 見金陵文鈔

醫生機也。而殺機藏焉。古人六書之法。象形會意。諧聲指事。假借轉注。醫之一字。其在指事會意間耶。醫字從匚。從矢。從殳。而統之以酉。夫匚象弓矢藏於中。發則危。殳與新同。動則斃人。酉金也。屬於秋。秋主義主殺。天地肅殺之運也。醫畫終於酉。明乎匚矢殳皆金也。皆無形之戈矛也。嗟乎。醫固殺人之具哉。醫者固日操殺人之具。而肆行無忌哉。上古聖人。其垂教於一字一畫間者。意甚深。罰甚嚴也。謂夫不善醫者。固動則殺人。即善醫者。亦不免於殺人。吁。可危也。世其亦顧名而思義也與。

南京創成醫會警報序

戲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甯波王有忠

來稿

夫醫會者衛生之團體。醫報者強種之方針。而醫人醫國相去幾何。古人秉筆者。書良有以也。况開會召我以聯絡。刊報假我以文章。就金陵之省垣。參醫學之精意。羣醫俊秀。皆為盧扁。吾人學習。獨慚岐黃。結社未幾。報章風行。集奇方以活人。求妙藥以濟世。不有實驗。何恆衆懷。如志不堅。罰依金谷酒數。

醫室銘

戲仿劉禹錫陋室銘

同前

醫不在老。有牌則名。學不淵深。有術則靈。斯是醫室。惟吾道行。外淫參暑濕。氣色辨黃青。談論多病。夫心火屬丙丁。可以調寒熱。閱內經。無虛聲之惑。世無套方之誤。人蘇耽留橘井。董奉成杏林。君子云何庸之有。

病院銘

同前

同前

醫不在高。有籌則名。病不在深。有藥則靈。斯是病院。但收號金。粥味三餐。淡盤蔬一色。青看護喚幼。婦臨牀無壯丁。可以療癩症。辨神經。有膳宿之額費。無索謝之嚇人。西國衛生局。華人普濟院。醫士云何病之有。

漫興七絕四首

郭廷照 續

一卷殘書好護持。空山古月少人知。東風作雨西風冷。竟得霜秋傲菊枝。
我有山南土一坵。荆榛滿目動新愁。何當杯酒開三徑。蜂蝶飛來憶舊遊。
採藥歸來太覺忙。茶甌丹鼎自屏當。任他流水東西急。撥盡閒雲看夕陽。
癩向紅塵結俗緣。奚童破夢送詩牋。臨窗且纂分襟集。羞道文章不值錢。

治癩狗咬傷效方

此係得之市間刊單傳送者。所謂張君不知何許人。因論治癩鏡見地。且由剖解牛腹之實。驗爰節錄原文。以供醫界之研究。

癩狗噬人。自古無善治法。世所傳五虎符及加味人參散。毒散為最妙。然毒輕者或有效。毒重者不足恃也。此外單方不可勝計。而禁忌甚多。如百日內不可聞金鼓聲。一年內不得食肉之類。守之頗難。皆法之未盡善者也。歲己丑。象邑多癩狗。遭此害者十死八九。諸方無效。適有耕牛亦遭此患。而斃。剖其腹。獲血塊大如斗。色紫黑。攪之蠕蠕然動。一方驚傳異事。有張君者。曉醫術。聞之悟曰。仲景云。瘀熱在裏。其人發狂。又云。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下血狂乃愈。今犯此症者。大都如癩如狂。得非瘀血為之乎。不然牛腹中何以有此怪物耶。吾今得其要矣。於是用仲景下瘀血湯治之。不論毒之輕重。症之發與未發。莫不應手而愈。轉以告人。百不失一。乃知此方實此症之要治也。夫癩狗之患。

自古而有。或謂腹中生小犬。蝕臟腑以死。非藥所可挽回。此因苦於無法。姑作此謬言以欺人耳。張君既洞悉其病原。又濟之以此方。天其憫斯人之無辜。而假手於張君以活之歟。爰將此方廣為傳布。俾天下咸免斯患。是張君與予朝夕所祈禱者也。

藥方

小人減半孕婦忌
即抵當湯丸去水蛭蠱蟲加廣蟲白蜜酒也

生軍 三錢 桃仁 七粒去皮尖 地鼈蟲 七隻炒去足

右三味研末加白蜜三錢用酒一盃煎至七分連渣服之。如不能飲酒者用水對和亦可。

一空心服此藥後。別設糞桶一隻。以驗大小便。大便必有惡物。如魚腸猪肝之類。小便如蘇木汁。數次後藥力盡。大小便如常。再服。則惡物又下。不拘帖數。總要大小便無纖毫惡物為度。不可中止。留餘毒於腹中。以致復發。切切牢記。

一此症既發。切不可吃斑毛等毒藥。蓋此時腹中惡塊。已積大如斗。不化其瘀血。而反以毒攻毒。必至悶亂而死。戒之戒之。

一患發之期。大都四十九日為多。近則二三十日。遠則六七十日百餘日不等。受毒有輕重故也。

一此症最毒。不必肌膚骨肉受傷。即衣服鞋襪。一被咬過。雖毫無損傷。其毒亦能傳染。余曾遭此患。不過棉鞋畧有齒痕。次日服藥。下有惡物無算。三劑方淨。可知其毒之厲也。倘因言淺而忽之。其後患可勝言哉。

一被咬者。倘不明其狗之類。與非類。不妨服藥以驗之。果是類狗。必下毒物。若是好狗。則大便略溏而已。藥性和平。決無妨礙。

一仁人貴弭患於無形。倘有家犬被類狗所咬。即以此藥灌之。既可救一物之命。且能免數十人之患。其陰德更大矣。

一此藥較他方為靈便。服者但忌房事數日而已。如鑼聲等可一概不忌。

一倘疑此方有礙於孕婦。是未知立方之意。夫桃仁春生。真陽和之氣。地鼈穀食。得中和之性。酒以養陽。蜜以和陰。大黃能推陳致新。得蜜與酒。化苦寒為馴良。共成去瘀生新之功。則邪去正安。於孕婦更為有益。况被類犬咬者。命垂頃刻。豈可拘泥而自誤耶。經云有故無殞。願智者深思之。

通信

致杭醫士李雲年君書六月九號

先生閣下。頃閱民立報載杭垣疫癘流行。死亡甚衆。不禁惕然。杭與甯交通便利。輪船火車。均為傳染之媒介。亟應早日研究。以為先事之豫防。以施臨牀之治療。惟病情現狀。皆脈。一切弗知。雖欲研

究無從著手。應請台端實力調查。是疫初起。是何現象。厥後變症若何。脈象苔色若何。有無已經治
驗方法。即行明晰示覆。以便會實地研究。想足下慈善為懷。必能示我周行也。竊民幸甚。會幸
甚。泐此即頌近祺。

專件

贊成員姓字錄

- | | | | | | |
|-------------|---------|--------|--------|-------|-------|
| 王葆年蘇州 | 接子彬邵伯 | 袁桂生鎮江 | 李雲年浙杭 | 凌志雲浙湖 | 甘少農安慶 |
| 林先耕蘇州 | 任桐軒揚州 | 楊燧熙鎮江 | 李鶴舫浙湖 | 王蓋臣浙甯 | 鄭肖岩福建 |
| 梅詠仙松江 | 錢杏蓀松江 | 賈瑞甫鎮江 | 李嘯雲浙湖 | 孔培年浙甯 | 王東培江甯 |
| 嚴富春揚州 | 藍月恒常州 | 張小村鎮江 | 邵質人浙湖 | 魏天柱浙紹 | 張伯臬江甯 |
| 王問樵上海 | 薛逸山上海 | 羅煒彤台州 | 金惠卿台州 | 何憲人松江 | 蔡庇留廣東 |
| 任際運上海 | | | | | |
| 臨時會員一覽表 | | | | | |
| 隨仲卿前舉會長尙未就職 | 王筱石臨時會長 | 段抱山參議員 | 孫惠臣參議員 | | |
| 張簡齋 | 殷伯衡 | 徐近仁 | 錢壽之 | | |

劉楚三

鄭嵩厓顧問員兼辦編輯及文牘

趙子新書記員

吳鏡芝庶務員

程筱竹

孟壽仁

徐鼎銘

瞿壽咸

汪濟生

裴用舟

張鑑安

陳蔭庭

余鼎臣

石劍青

戴春垣

郭演康編輯員

濮鳳笙交際員

萬朗齋會計員

管續卿

蕭劭夫

杭誠齋以上皆調查員

秦少泉

馮寶之

陳玉堂

楊鴻年

孫蔭棠

王榮卿

朱鹿生

譙子餘

刁星軒文牘員

孫少培交際員

楊伯雅會計員

芮教之

郭炳文

朱子卿

蔡壽人

孫竹銘

魯質夫

秦漢卿

張耀卿

丁偉卿

葉煥文

徐道生以上皆評議員

方世英書記員

黃慎齋庶務員

邵新齋

單炳堃

顧楚源

崔少堂

江石生

黃海漁

李衡甫

江建東

張鐵梅

王樹芝

張友直

包菴村

魏煦孫

吳澤民

楊仁齋

朱召榮

徐佐臣

嚴慎思

王受之

王叔山	陶蘭甫	盧蘭生	梁錫鈞	趙託莘	甘樹棠
李潤翹	楊蔭安	李養吾	譚叔侯	林紹商	程鶴亭
程文松	陳培卿	蔡良臣	周壽臣	陳仲元	譚佑之
殷養之	吳蓉舫	王偉堂	彭錦源	裘漢臣	金小山
許吉人	章伯新	宋竹曦	楊勳臣	宋恒安	王蘭遠
祁秉衡	隨翰英	黃壽章	汪紹松	孫也韓	賈筱村
朱蘭生	陶禹卿	祝子厚	劉緇禪	王仲遷	顧燮堂
李敬之	周培之	陳紹芝	朱笏臣	曾樹人	陳鑑吾
劉淦臣	周鵬如	唐發餘	楊復初	周月波	朱錫五
馬欣庵	陸少竹	嚴炳樂	馬明才	汪丙吉	芮伯臣
高玉田	陳炳如	高柳堂	王少實	夏健侯	湯協文
鄭寶南	楊仲雅	徐筱川	朱雲濤	蔣壽眉	熊榮亭
馬春波	陳訥菴	鄭嵩年	安德全	劉健侯	王銘甫
馬棟臣	葉子祥	葉植卿	陳曉忠	張樹生	萬樹堂

江漸之

李琳瑩

黃恩均

馬雲林

周言人

張樹春

方仲禮

如有嗣後到會者容再續登

時間

杭垣疫癘流行死亡枕藉據記者之調查其數當在萬人以上而傳染者方與未艾警署雖出示告誡居民講求衛生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茲因蔓延愈廣聞盧署長宗嶽擬行檢查政策查得此項疫病傳染至速欲絕其媒介非焚毀有疫之家牀舖被褥等不可現正會議實行手續云

杭垣疫癘以下城為發生之區死亡最重貧苦者大都無力醫治坐以待斃第三分署長莊子恂痾瘵在抱會同紳商設立下城施醫局已稟准於前日開診矣

杭垣疫癘流行醫生均莫知病源藥石誤投以致十治九死聞前日普安街某姓家共五人一律患病僕人遍請省垣醫生均束手無術末後請得沈少珊醫士到家沈見病者均屈躬反張口流白沫知係時疫以為不救姑飭其家僕人購買磨犀角一錢遍塗其口兩句鐘之後漸有轉機目亦能動乃仍投以磨犀角紫雪丹等涼劑居然奏效始知疫病以熱症為多然亦有用涼藥而致命者特誌之以告醫者之研究焉

以上係採六月四號民立報

香港港疫現已略息患疫而死者不下千人華人占其十分之九因華人染疫多畏港例太苛且死後必須剖解同居之人皆須受累故華人家中遇有患疫者多匿不報死後則棄屍街上以省拖累以致街上疫屍暴露大為衛生之礙港官對於華人之舉動甚不滿意昨本港衛生局大集會討論華人棄屍之事徵取各當道之意見為方針聞有英官謂華人染疫匿不入醫院者皆自請中醫調治而中醫不學無術卒至誤殺於其手下故有棄屍之舉最妙莫如將港中醫生大加取締考驗其有資格者給以証據始得行世否則禁絕云當場贊同此議者甚多不日當見諸實行其考驗之資格以生理學全體學藥物學數大端云果爾則中醫生前取締於羊城今取締於香港其命運不幾絕乎錄六月七號天傳報

中醫之受擠排如是如是參三指禪者亦稍稍覺悟否編輯者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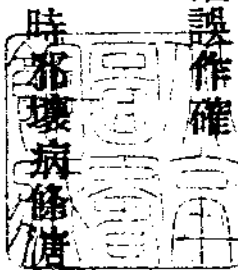
第二期勘誤表

學說類倒醫陷伏之醫誤作壓 疫毒清之疫誤作痘 與海內君子相商權之權誤作確

不棄葑菲之葑渴刊 霍亂條當以硝酸銀三字為句

討論類一為腦原下西醫之醫誤作醬 醫案類痧後餘邪條菖蒲之菖誤作葛

醬膠濁之清誤作糖 吐瀉霍亂條頗屬險逆之險誤作特 雜錄類抱薪救火之下誤多一人字



本城派報分所

上新河

程文松醫寓

下關

孟壽人醫寓

外埠派報處

鎮江

楊燧熙君

丹陽

賈瑞甫君

邵伯

接子彬君

蘇州

王葆年君

金山

錢杏蓀君

浙江

李雲年君

湖州

李鶴訪君

紹興

魏天柱君

廣東

藜庇留君

安慶

甘少農君

漢口

葉煥文君

上海

任際運君

上海

薛逸山君

上海

紅十字會

福州

鄭肖岩君

儀徵

任桐軒君

總發行絨莊本會事務所

外埠郵費自理每月一號發行每册價洋陸分